

妳必須學著退開一步，看清大局。



白虎之咒2
尋找風的聖物
tiger's quest

柯琳·霍克 COLLEEN HOUCK 著 柯清心 譯

白虎之咒2
尋找風的聖物
tiger's quest

柯琳·霍克 COLLEEN HOUCK 著 柯清心 譯

R44

白虎之咒2：尋找風的聖物 *TIGER'S QUEST*

作者：柯琳·霍克 (Colleen Houck)

譯者：柯清心

責任編輯：江怡瑩 美術編輯：蔡怡欣

校對：林秋芬

法律顧問：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

出版者：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550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

www.locuspublishing.com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-006689

TEL：(02) 87123898 FAX：(02) 87123897

郵撥帳號：18955675 戶名：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TIGER'S QUEST by Colleen Houck

Copyright © Colleen Houck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總經銷：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號

TEL：(02) 89902588 FAX：(02) 22901658

排版：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製版：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：2012年1月

初版二刷：2012年8月

定價：新台幣280元

Printed in Taiwan

RECREATION

R44

白虎之咒2：尋找風的聖物 *TIGER'S QUEST*

作者：柯琳·霍克 (Colleen Houck)

譯者：柯清心

責任編輯：江怡瑩 美術編輯：蔡怡欣

校對：林秋芬

法律顧問：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

出版者：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550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

www.locuspublishing.com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-006689

TEL：(02) 87123898 FAX：(02) 87123897

郵撥帳號：18955675 戶名：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TIGER'S QUEST by Colleen Houck

Copyright © Colleen Houck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總經銷：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號

TEL：(02) 89902588 FAX：(02) 22901658

排版：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製版：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：2012年1月

初版二刷：2012年8月

定價：新台幣280元

Printed in Taiwan

白虎之咒2
尋找風的聖物
tiger's quest

柯琳·霍克 COLLEEN HOUCK 著 柯清心 譯

獻給外子布萊德——他證實了世上真的有好男人。

光陰的織布機

佚名

人的一生活現在光陰的織布機裡
在一片未知的圖紋中，

織工辛勤編織，梭子穿飛不息
直至盡頭。

有些梭子穿上銀線

有些繫了金線，

但暗色的織線

往往更是常見。

織工用熟練的眼神

監看每個梭子穿動，

看圖紋細細疊造

隨織布機緩緩操作。

那圖紋正是上帝所造：

每條線，無論美醜，

均由祂巧手挑選

精心放入織布裡。

上帝獨識其美，

祂指引著那些繫上

醜陋織線

以及金線的梭子。

直至織布機靜止，

梭子不再穿動，

上帝才會展現布上的圖紋
解釋其中的緣由。

黑色的織線

在織工的巧手中

與金銀線同等重要

都會為了成就祂所設計的圖紋。

序 歸鄉

我緊依在皮椅上，心情隨著升空飛離印度的私人飛機而跌至谷底。我若解開安全帶，一定會穿過地板，墜落千丈，掉到底下的叢林裡。唯有那樣，我的心情才能恢復過來。我的整顆心已留在印度了，徒留下一副空虛麻木的軀殼。

更慘的是……這全是我咎由自取。

我怎麼會去談戀愛？而且還愛上一個這麼……複雜的人？過去數月轉眼即逝，我莫名其妙地在馬戲團裡打雜，變成陪一頭老虎到印度——結果老虎竟然是位印度王子——而且為了拼湊一則失落已久的預言，還跟不死的怪物惡鬥。如今歷險結束，我又變成孤伶伶了。

我很難相信自己幾分鐘前才跟卡當先生道別，他沒說太多，只是輕柔地拍拍我的背，安撫緊抱住他，捨不得放開的我。最後卡當先生鬆開我箝緊的手，低聲安慰一番，然後把我交給他的曾曾曾孫女妮莉曼。

幸好在機上妮莉曼沒有來吵我，此刻我需要一個人獨處。她為我送來午餐，但我食不下嚥。食物一定十分可口，可是我覺得自己彷彿站在流沙池邊，隨時會陷落在沮喪的深淵裡，一點胃口也沒有。我感到疲倦且了無生氣，彷彿一團聖誕節拆下的皺包裝紙。

妮莉曼撤下餐點，送上我最愛的飲料——冰檸檬水——想讓我心情好些，我還是放在桌上沒

動。我愣愣望著杯子，看水珠在杯外凝結，慢慢滴流，在杯底積成水灘。

我試著入睡，至少這樣能讓我暫時忘掉一切——但我輾轉難眠。我定定望著虛空，腦海裡飛轉著對白虎的思念，以及那糾纏他數百年的詛咒。我看著對面卡當先生那空蕩蕩的坐椅，然後視線移向窗外，或看著在牆上閃動的燈光。我不時注視著自己的手，看著隱匿在手裡、斐特為我所畫的圖紋。

妮莉曼拿了一個載滿數千首曲子的MP3給我，有些是印度音樂家的作品，但大部分是美國歌曲。我搜尋了一下，找到曲調最悲傷、最適合分手時聽的歌曲，然後戴好耳機，按鍵播放。

我拉開背包拉鍊，拿出奶奶的拼布被，這才想起我把芳寧洛包在被子裡了。我拉開被角，看到杜爾迦女神親自贈送的金蛇，將她放到扶手邊。芳寧洛蜷成一只十分迷人的金環，正在休息……至少我是這麼想的。我揉著芳寧洛金亮平滑的頭部，低聲說：「現在我就只剩下妳了。」

我把被子攤到腿上，背靠在躺椅上，望向飛機的天花板，耳裡聆聽著一首叫《最後一次哭泣》的歌。我把音量調得很小，將芳寧洛放在大腿上，撫著她閃閃發光的蜷身。金蛇綠色的珠眼微微照著機艙，隨著樂聲，撫慰我空虛的心靈。

1 西奧大

經過幾個小時麻木無覺的飛行後，飛機終於在奧瑞岡的波特蘭機場降落了。我在雙腳踏上停

機坪的那一刻，將眼光從航運站移向陰灰的天空，我閉上了眼睛，任輕涼的微風吹拂。輕風夾著淡淡的樹香，初下的雨露沾上我裸露的臂膀。回家的感覺真好。

深吸一口氣後，奧瑞岡讓我整個人沈定了下來。我是這裡的一部分，我屬於這裡，奧瑞岡是我成長居住的定所，也是我紮根的地方。我的父母和奶奶均長眠此地，奧瑞岡像是歡迎心愛的孩子般迎接著我，將我抱在她沁涼的懷中，安撫我煩亂的心緒，用那松林的低吟帶給我寧靜。

妮莉曼跟著我走下階梯，靜候我吸納這熟悉的氛圍。我聽到一陣引擎聲，看到角落裡有部深藍色的敞篷車，漂亮的跑車顏色，就和「他的」眼睛一模一樣。

車子一定是卡當先生安排的。他的奢華品味讓我忍不住翻了個白眼，卡當先生什麼細處都設想到——而且總是品味超絕。至少這車是租來的吧，我心想。

我把行李塞入後車廂，讀著車後標示的車型：保時捷限量車款Boxter RS 60 Spyder。我搖搖頭，喃喃的說：「天呀，卡當先生，我只要搭巴士回塞倫市就夠開心了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妮莉曼客氣地問。

「沒什麼，我只是很高興能回來。」

我蓋上車廂，坐進藍灰色的皮椅裡。在車子行進當中，兩人都安靜的不說話。妮莉曼很清楚要開往何處，因此我便不再囉嗦地提點方向，只是仰靠著頭，看著天空和蒼翠的綠景飛掠而過。

幾部滿載著青少年的車子從我們身邊開過，男孩們高聲吹哨，若非欣賞妮莉曼的美豔和烏黑飄逸的長髮，便是在欣賞車子，我不確定他們是在嚷嚷哪件事，只知道絕非衝著我來。我穿著普通的T恤、布鞋和牛仔褲，辮子上纏亂的金棕色髮束，鞭打著我紅腫的雙眼和淚痕縱錯的臉龐。

年紀大些的人慢慢從我們身邊經過，他們沒吹口哨，卻十足地欣賞所見。妮莉曼對之相應不理，我則裝作沒看見，心想，我的模樣一定跟心情一樣糟。

我們來到塞倫市中心，經過瑪里昂街橋，本來要上橋越過威廉邁特河，接二十二號高速公路，往曼茅斯與達勒斯農地走的。我告訴妮莉曼，她錯過彎口了，但她只是聳聳肩，表示我們要走捷徑。

「天啊，」我苦笑說，「都已經旅行那麼多天了，多花幾分鐘也沒差吧。」

妮莉曼甩甩美麗的長髮，對我笑了笑，繼續將車子駛入往南塞倫移動的車陣裡。我以前雖不曾開過這條路，但去達勒斯，這麼走絕對是繞遠路。

妮莉曼駛向一座林樹稠密的高丘，在漂亮的林道間悠然彎行數里。我看到伸入森林裡的土徑，以及不時從林子裡冒出來的屋舍，但整個區塊大多保持原貌。我很訝異這裡竟然尚未被城市染指，開發興建。實在是個漂亮的地方。

妮莉曼減緩車速，拐入一條私人道路，繞上更高的山區。雖然我們行經幾道蜿蜒的車道，卻未見任何房子。我們來到路尾，停在一棟松林間的雙併式房屋前。

兩側房子互為鏡像，皆為兩層樓高，有車庫、一片共用的小庭院，各有一片俯看森林的大突窗。房子的牆板漆成深棕及深綠色，屋頂上覆蓋著灰綠色的瓦片，看起來頗像滑雪木屋。

妮莉曼熟練地將車子開進車庫裡，「到家啦。」她說。

「家？什麼意思？妳不是要送我回寄養父母家嗎？」我一頭霧水地問。
妮莉曼會意地笑了笑，柔聲對我說：「不，這是妳的房子。」

「我的房子？你在說什麼？我住在達勒斯。這邊住的是誰？」

「是妳呀，進來吧，我會跟妳解釋。」

我們穿過洗衣間來到廚房。廚房雖小，卻有全新的不鏽鋼廚具、檸檬黃窗簾，並飾著檸檬的版畫。妮莉曼從冰箱裡拿出兩罐健怡可樂。

我重重放下背包說：「好吧，妮莉曼，妳可以告訴我我是怎麼回事了吧。」
她不理會我的問題，我也拒絕了她遞過來的可樂，然後她要我跟著她走。

我嘆口氣，脫掉布鞋，免得弄髒長絨地毯。我尾隨妮莉曼來到精巧的客廳，坐到漂亮的胡桃木皮沙發上。客廳角落裡，有座擺滿經典精裝書的昂貴書櫃，令人極想一探，而向陽的窗子，和裝在櫃子上方的大型平板電視，也讓我目不暇給。

妮莉曼開始翻著放在茶几上的文件。

「凱西，」她說，「這棟房子是妳的，這是暑假妳在印度工作的部分薪資。」

「那不算是真的工作，妮莉曼。」

「妳所做的，是最重要的工作，妳完成了我們任何人連想都不敢想的事，我們欠妳太多恩情了，這只是聊表心意而已。妳克服了艱鉅的障礙，還差點丟了性命，我們大家都非常感激。」

我尷尬地開玩笑說：「嗯，妳真要那麼說的話——等一下！妳剛才說，這房子是我薪資的『一部分』？意思是還有更多嗎？」

妮莉曼點了一下頭說：「是呀。」

「不行，我真的不能接受這份厚禮，送房子已經太超過了——更別說還有別的！這遠遠超出

「我們當初談的條件，我只是想賺點學校的書籍費用。他不該這麼做的。」

「凱西，他堅持要這樣。」

「那他非改變心意不可。這樣太多了，妮莉曼，我是說真的。」

妮莉曼嘆口氣，看著表情堅決的我說：「他真的希望妳能接受，凱西，這樣他會很開心。」

「這太不實際了！從這邊我怎麼搭巴士去學校？現在我回來了，還打算去念大學呢。這個地點一定離公車路線有一大段距離吧。」

妮莉曼不解地看著我，「幹嘛搭公車？如果妳真的想搭公車，應該可以開車去公車站吧。」

「開車去公車站？這樣完全沒道理啊。」

「道理很簡單，妳何不直接開妳的車去上學就好了？」

「我的車？什麼車？」

「當然是車庫裡的那輛車呀。」

「車庫裡的……噢，不行！絕對不行！妳一定是在開玩笑吧！」

「沒有，我沒有開玩笑，那輛保持捷是妳的。」

「噢，不行，絕對不行！妳知道那輛車有多貴嗎？這怎麼可以！」

我拿出手機尋找卡當先生的號碼，就在我要按下傳送鍵前，想到一件事，便停下來問：「還有別的我應該知道的事嗎？」

妮莉曼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嗯……他還擅自幫妳在西奧瑞岡大學（註）報了名，學費和書籍費都繳清了，書本就放在流理台上的課表旁邊，還有一件大學校服和一張校園地圖。」